

有哪些好看还写得好的古代言情小说？

身为九五之尊的女帝，我怀孕了，但不知道孩子爹是谁，就很离谱！死了三年的先太子，托梦告诉我孩子是他的，你礼貌吗！

昨日是花朝节，百花生日，我在宫中大宴群臣，皇亲国戚和勋贵子弟来了不少，凡是有头有脸的人家全来了。

我是女帝，年岁又轻，身边连一个正经的侍夫都没有，诸位少年都如饥似渴地盯着我面前金黄的帘笼，像是要将那层薄薄的金纱看穿。

我对这些炙热的目光毫无兴趣，甚至有些恼怒。

他们看我的眼神像盯着猎物。

我想他们搞错了一件事情，我可不会在他们身下躺平辗转承欢，然后把权势双手奉上。

为君为帝，我要让他们连抬头看我都不敢。

然后挑选几个柔顺的侍夫，让他们对我千依百顺。

不过，即使我毫无兴致，有些应酬也推不掉。

我母后姓谢，她的母家很有权势，我都数不清我有多少个姓谢的表哥，母后让他们一一给我敬酒。

我喝了很多玉堂春，熏熏然有些醉了。

母后坐在我身边，斜了眼我的大表哥谢琬：「还不快送陛下回宫。」

「不必了。」我揉了揉额头起身，没有给他近身的机会。

我母后希望宫中再添一个姓谢的皇后。

但朕，敬谢不敏。

回到未央宫，我便沐浴睡下，宫女轻手轻脚点了安神香，然后齐齐地退了出去。

因为酒力凶猛，我很快睡着了，但有人却扰了我的清梦。

我梦见与人交合，那人手势粗鲁，不知道什么叫怜香惜玉，也不知道什么叫侍奉君王，痛得我仿佛受刑。

我痛哭着醒来，身上大汗淋漓，惨遭蹂躏。

床边安神香红光明灭，寝宫中什么人都没有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
但我借着天光看到了龙床上的血。

外头天已拂晓。

此事实属荒谬，我也不敢声张，因为这简直是奇耻大辱。

我假借我宫里丢了东西，第一时间关上宫门，可是没有发现可疑的人，侍卫也说当晚没有外人出入。

我不禁怀疑起我的大表哥——谢琬。

我母后很有手段，在我宫中安插几个内应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她说不定收买了我宫里人，把谢琬放了进来，再让人作伪证。

我让御前侍卫暗中查谢琬。

谢琬确实有问题。

他离开宫宴后，径直去玉箫楼喝酒嫖娼，整晚都在那里，中午进宫遭受了我母后劈头盖脸的辱骂。

我……

不是谢琬，那就肯定是那个人了。

我冷着脸：「摆驾镜阁。」

古语有言，高处不胜寒。

我防着少年郎，但我也怕寂寞，我身边不是没有人。

我在镜阁养了个面首。

他一见到我，便柔顺地跪下：「参见陛下。」

我没有像往常一样让他起来，华贵的宫裙蹭到了他高挺的鼻梁上：「昨晚是不是你？」

他低着头道：「臣不知陛下问的是什么。」

「我给了你未央宫的通行令牌，让你随时可以从后门出入，且我身边的宫女不会查你、拦你，看见你也当看不到，除了你还有谁。」

我坐下，左腿叠在右腿上，鞋尖蹭了蹭他白皙的脸：「说吧，昨晚是不是你。你想跟朕开个玩笑。」

他把头低得更低了，趴在了地上：「臣……臣不知。」

我身边的大宫女出来劝道：「陛下这么宠你，横竖丢了件东西，你怕什么。」

他战战兢兢：「臣昨日在太液池边看了烟花，回来听说陛下不胜酒力回了未央宫，便熄灯睡下了。臣的宫里人都可作证。」

我大怒，一脚蹬在他肩膀上，怒斥道：「撒谎。」

他瑟瑟发抖地歪在了一旁，却又爬回来在我面前跪好：「陛下息怒。如果陛下心里烦闷，就当是臣偷的吧。」

他抬起了头。

他有一张清逸俊秀的脸庞，那双漆黑的眼眸温柔地看向我时，会让我恍惚间想起另一个人。但他很快又低下头去，一副愿打愿挨的样子。

我冷笑——那人并不会有这般低声下气、胆战心惊的模样。我没有再逼问他，因为我知道他没有说谎。

他懦弱文静，万万没有这个胆量对我施暴。他在床上是什么样子的，我再清楚不过。

他不太行。

我赐了他些鹿鞭补酒，他总算抖得不那么厉害了，但我走的时候，他也不敢抱我。

我的面首仿佛一只仓鼠，一旦吓坏了，得缓好久才能缓过来。

除了一张脸，什么都没有。

我查了两三天，什么也没有查到，又不敢大肆声张，只好加强了寝宫附近的警戒，看看能不能抓到那个狂徒。

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没几日后，我正在书房批奏折，我身边的大宫女随喜突然跑进来跟我说：「大事不好了，岑生在御花园被刺客刺伤了。」

岑生就是我的面首。

我心头一紧，匆匆赶了过去。

我禁止岑生走动，他的存在是个秘密，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养了他，那会很麻烦，不知他怎么跑出来了。

我赶到的时候，太医在给岑生止血，他胸口中了一剑，面色惨白，气若游丝。太医说再偏半寸，命就保不住了。

我附身握住了他的手：「谁伤的你？」

岑生断断续续地说：「一个……一个带鬼面具的人……」

话音刚落，我的母后就到了，她的消息很是灵通，这么大的事瞒不住她。

她对我蹙起了眉：「陛下还没有立后，倒是养起了面首。养了便养了，还让他们争风吃醋，杀起人来，传出去可好听？」

她以为是我的两个面首争风吃醋。

我不敢辩驳，挡在母后和岑生之间，生怕母后看见他的脸。

但是岑生却不知道我的良苦用心，他身边的小厮也蠢极了：

「启禀太后，刺杀我们公子的不是人，是鬼！那鬼光天化日下冲进了剑阁，要将我们公子杀了，我们公子逃到御花园，还是被他所伤！」

「什么神神鬼鬼。」母后握着佛珠，挑了下眉，「来人，拖下去。」

宫里忌讳谈鬼神之事。母后正愁找不到机会，当场就要借故杀人。

岑生虽然懦弱，却很重感情，看到自己的小厮要被拖走，撑着口气抓住了我的袖子求我。

现场乱成了一团，母后也因此看清楚了岑生的脸。

她刹那间脸色惨白，猛地扭头看向我，抬手就啪地一个耳光：「你可知……你可知道你在干什么？！」

我挨了一个耳光，倒是不怕了：「母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」

我掏出手帕，慢条斯理地擦了擦嘴角的血。

「朕只不过是养了个面首，母后慌什么？」

母后嘴唇颤抖，却说不出话。

岑生遇刺，我们母女针锋相对，周围的人跪作一团。

太后动手打了皇帝，谁也不敢抬头，看一眼都会死。

万籁俱寂里，却突然响起了歌声。

有个意想不到的人低吟浅唱着拨开了柳树的嫩芽。

是贵太妃。

贵太妃和我的母后曾经不共戴天。

父皇在世时，母后贵为皇后，但贵太妃宠冠六宫。

她不但得宠，还生了个儿子，一出生就被立为太子，住进了东宫。

不像我的母后，膝下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，只能养在深闺人不识。

可是谁又能知道，最后是我这个女儿得了大宝，登临帝位。

而贵太妃却变成了一个没了儿子的疯女人。

她又疯又可怜，我供养着她。她也知道母后恨她入骨，即使神志不清疯疯癫癫，也很少离开她的琉璃宫。除了我，这个宫里几乎已经没有人再记得她了。

但是今天她穿着贵太妃的朝服，唱着年轻时候的歌，分花拂柳而来。

母后冷冷地看向她，她却完全没有在意，只盯着地上的岑生停住了脚步，然后爆发出一声尖叫：「我的儿！」

她冲上去抱住了我的面首，哭哭啼啼的，把他抱在怀里，情真意切地问是谁伤了他。

母后漠然地看向我。

我转过脸，顶着火辣辣的半边脸，倔强地看着太液池。

——没错，我的面首岑生，和我死去的太子哥哥，长得有八分像。

在贵太妃的痛哭声中，我和母后默契地没有再提面首的事。

我们统一口径，岑生是进宫修缮古籍的博士，不幸遭了刺客，疯疯癫癫的贵太妃没有追究，她现在只把岑生当做她的儿子。

只要有人试图带走岑生，她便又哭又闹。

我和母后心里都有鬼，便让她带着岑生离开养伤。

我们对视一眼，心照不宣地返回了蓬莱宫。

那是历代太后的寝宫。

「啪」地一声，白瓷茶杯碎裂在地上，狸奴惊得一跳。

「你怎么想的！你还要礼义廉耻吗？！」关起门来，母后大为光火，「你想让全天下人都知道当今圣上是个不顾人伦的荡妇吗？」

「朕是不是不顾人伦的荡妇，母后不该比谁都清楚吗？」我垂眼抱起了狸奴，它喵喵叫了起来，咬住了我的手，「如果朕是，今天住在这蓬莱宫的人，还不知是谁。」

大约是我的嗓音太冷，母后的怒火慢慢消散了。

她依旧拧着眉：「即使如此，你养个与先太子一模一样的面首，未免也太过分了。」

她看我只顾着逗猫，做了决定：「你还是赶紧立后吧。你不比男儿，要想坐稳皇位，就得赶紧生下继承人。」

狸奴吃了痛，咬了我一口，我的指尖沁出了血珠。

当晚，我回到了寝宫，等所有宫女都退下以后，推开了暗室的门。暗室里只有一张神龛，供奉着灵牌，灵前供着红烛与瓜果，都是新鲜的。

我看了会儿太子哥哥的遗像：「母后逼我立后了。我的年岁摆在这里，这次再也逃不了了。」

我敬上一支香，香灰落在了伤口上，烫得生痛。

我如今贵有天下，但已经没有人握着我的手，将我的伤口轻轻包好。

选后的日子很快到了。

我坐在储秀宫里百无聊赖，因为底下来的，又是我那些数都数不完的谢家表哥。

我母后坐在我的身边，把他们一个个都吹得天花乱坠。

我无动于衷，只低头剥着西域献来的新鲜葡萄。

「下一位，状元郎宋眺觐见——」

我打了一半的哈欠憋了回去，总算让我等到个外姓人。

「不用跪了。」风姿绰约的状元郎还没行礼，我就将绣球丢到了他脚边，「就你吧。」

太监小心询问我：「封什么妃位？」

我还没张口，母后就道：「宋郎品性样貌都是上佳，就是出生低贱了些，就先封他个六品才人吧。」

我闭上了嘴，看着这位琼姿玉骨的状元郎，我本来还想封他个皇后当当呢。

我母后又道：「你与你大表哥从小便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，他为了你至今未娶，你封他个什么？」

「他那么喜欢去青楼采花，那就封他个采男吧。」我看着母后被气得说不出话来的样子，云淡风轻地起身，「今天就到这里。」

我的后宫当晚又住进了两个人。

一个是连中三元的新科状元宋眺，一个是我那喜欢流连青楼的大表哥谢琬。

母后小时候对我极为苛虐。

因为她没能生个儿子，东宫让旁人占了，她便经常在无人处冲我发泄。

没有人知道，先帝唯一的掌上明珠，锦绣华袍下遍布了淤青。

即使我现在已经贵为天子，她也试图掌控我，左右我。我没在立后的事情上遂她的意，她便借故为谢琬接风洗尘，大摆宴席。

宴席过半，其余人都退下了，殿中只剩下我与谢琬。

这时候我身上也燥热起来。我看了看杯中酒，嗤了一声，使这样的伎俩，我母后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

我丢开试图搂我腰的谢琬：「把宋眺传来。」

她想要我临幸谢琬，我偏要临幸宋眺。

宋眺很快就来了。

他依旧穿着白天的袍服，正经得像是要去上朝，所有来选秀的美男子中，他打扮得最为质朴。

「你很不想被选进宫吗？」我乏力地倒在躺椅上。

「原本是，现在不是了。」宋眺的眼睛细且长，风流中藏着精明，「陛下身处险境，臣能来后宫侍奉陛下，也能全了臣的衷心。」

「衷心？」我母后下的春药毒辣，我的脑袋现在快要变成一堆浆糊了，扫了眼旁边的龙床。

宋眺却从怀里掏出一份奏疏：「臣有一计，可为陛下，去除外戚之祸。」

我……？

深夜，寝宫，袅袅的欢宜香里。

我面色潮红，心跳如雷。

而宋眺捧着奏疏，在我耳边念他的改革大计。

「别念了。」我觉得烦闷，剥了颗葡萄，抬眼看他，「你伺候过女人吗？」

宋眺静了下来。

我坐他立，他在灯影里，脸色看不分明。

他看了我一会儿，跪了下来，含住了我垂在身侧的手指。

葡萄汁顺着我的指尖往下流。

他的眼睛细长且灼热。

「很好。」我从他嘴里抽出了手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「现在，去洗澡。」

宋眺离开的时候衣带当风，脚步飞快。

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掏出了手帕，仔仔细细地擦干净了自己的手指。

宋眺是个聪明的男人，扶他上位，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
我吃了药，越来越神志不清，在龙床上等宋眺。

他很快回来了，吹熄了灯，我们翻云覆雨。

可是我很快就意识到，这个人不是宋眺。

因为他对待我很粗暴，我又在温柔乡里被痛醒了！

这次我不是醉酒：「大胆！」

我睁开眼，夜已经深了，一片漆黑。我看向有月的窗外，宋眺清俊的侧影在那里来回踱步。

「宋……」我张开要叫，被一只大手捂住了嘴。

我惊恐地抬头，黑暗中浮现出一张狰狞的鬼面具，青面獠牙，怒而癫狂。

狂徒随即蒙住了我的双眼，随后束住了我的双手，我感觉到了冰冷的真龙刺绣，他把我的手按在头顶。

我被他吻住了嘴，浑身无力，惨遭施暴，这样的欢爱仿佛狂风暴雨。

我醒来又晕死过去，不知几遍，远处响起了晨钟。

「朕……朕杀了你……」我咬牙切齿。

「呵。」我听见耳边一声轻嗤。

第二天，我是被一声尖叫惊醒的。

我身边的大宫女将我摇醒，慌乱地替我披上了衣服：「皇上，不好了，谢采男他……他死了！」

我顾不得抓狂徒，赶紧穿上衣服赶到外头。谢琬死在寝殿外
围，不引人注目的树丛里，被人干净利落地割喉。他眼睛睁得
大大的，仿佛死前看到了什么可怕的情形。

死的是谢家人，母后怒不可遏：「好啊，第一天进宫，就闹出
人命。」

她将目光投向了宋眺。

宋眺看了我一眼，立刻跪下：「启禀太后，昨夜微臣侍寝，一
直同皇上在一起。」

我不知道宋眺为什么要说谎，难道是他杀了谢琬？

宋眺是我的人，我自然是要保的：「不错，昨晚朕临幸了宋
眺，他在朕的寝殿过夜。」

所有人都知道我传了宋眺，所有人都知道我今天早上起不来
床，母后不甘心也无法，只命我快快查出凶手，给我舅家一个
交代。

她离开后，我质问宋眺：「你为什么要杀谢琬？」

宋眺大为惊讶：「杀人凶手，不是皇上的面首吗？」

原来昨天晚上，宋眺沐浴归来，发现我寝殿里有人。

他听说过流言，说我在宫里养了面首：「所以我听见里头的动
静，以为是面首先我一步，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加入。」

我以为宋眺是个正经人，没想到他昨天在窗外踱来踱去为的是这个，不由得干咳了两声。

他望着我眼神揶揄：「我初来乍到，想来想去还是不要加入的好，便去偏殿睡了一宿。」

他以为真凶是我的面首，便替他掩盖掉「昨夜有除了他以外的男人来过未央宫」的真相，然而，我的面首现在还在贵太妃的琉璃宫里躺着，根本爬都爬不起来！

「杀了谢琬的凶手，还爬了我的床。」我冷着脸告诉他。

宋眺脸色一寸寸沉了下去。

他这么聪明，不会不明白什么意思。

——他目击了我被强暴，但因为愚蠢的理由错过了真凶。

「把他揪出来，不然就去洗恭桶。」我心烦意乱，拂袖而去。

宋眺是个很有能力的人，当天就从我宫中揪出了一个宫女。

我过去的时候，宋眺捏着鞭子禀告道：「从她房里搜出了鬼面具。」

他随即走向椅子上鲜血淋漓的宫女，用鞭柄挑起了她的下巴：「亲自跟陛下说说吧。」

院落里飘散着浓重的血腥味。

「启禀圣上，是先太子妃指使的我……她，她给了我一笔银子，让我戴上这个鬼面具来吓唬圣上……」满脸是血的宫女气若游丝地说。

我捏紧了手中的帕子：「那谢琬是你杀的吗？」

她跪了下来，不住地向我磕头：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没有杀谢小侯爷，那面具我还没拿出来用过……请陛下明鉴！」

宋眺挡在了我面前，挡住了她伸过来的手，没让她的血沾上我的裙边。

「她应当没有说谎，她不是那个凶手。」后来我们坐车去麟趾宫的时候，宋眺低声与我说。

他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：强暴我的不可能是女人。能一刀抹了谢琬脖子的也不会是女人。

但我们也都清楚，这件事恐怕与先太子妃脱不了干系。

御辇经行在甬道中，我俩各自沉思，一时无话。

宋眺今日依旧是一席素色的白衣，身上有一股淡淡的墨香，但我总依稀闻到后院里那股浓重的血腥味。

这让我心绪不宁，想起我小时候挨得那些罚。

鞭子抽起来怪痛的。我第一次被太子哥哥看出来异样，就是因为射术课赶不上学堂的那些伴读，被我母后用鞭子狠狠地打了一顿。

我身上带伤，步态奇怪，太子哥哥把我喊到廊下，问我怎么回事。

我跟他不熟，而且我吃的苦归根溯源是因为他，我是女子，他是男子，就这么简单，所以我从小就恨他，一句话都不想跟他说。

素来温润如玉的他却在我经过时握住了我的手臂，剥下了我的衣领。

我给了他一耳光，他把我拖进了东宫里，找了个太医给我上了药。

那时候我十四岁，是最人憎狗嫌的年纪，他想必也很讨厌我。

但那天他眼眶红红的。

我的太子哥哥天生就有一副慈悲心肠。

我看向宋眺的手。他的手洗得很干净，但不如我太子哥哥的漂亮。

先太子妃姓王，太子哥哥故去以后，她就住在麟趾宫里守寡。

我们进去的时候，她正在往火盆里塞书，看样子很匆忙。

见到我，她像从前那样冲出来要打我：「你这个贱人！你杀了他！还想抢走他！」

她今日的模样格外狰狞。

宋眺看着清瘦，力气却着实不小，一下就把她按住了：「殿下请自重。」

「光天化日，说什么疯话。」我跨过了火盆，捡起了那烧得残缺的半本书，「全天下都知道先太子薨在洞房花烛夜，你这个命里克夫的女人，竟敢口口声声怪朕是杀人凶手。」

「我看到了……」我的寡嫂瞪着她的一双杏眼，眼里布满了红血丝，「我看到的……那天晚上你来过东宫，你来过东宫！是你杀了他！」

我挑起了眼角。

「皇上是先太子的嫡亲妹妹，他的婚礼，皇上自然是要去的。」宋眺平静地回答她，口气有几分安抚。

他随即转头问我：「要不要请太医来看看先太子妃的疯病。」

「她已经疯了许多年了。」我抖了抖余灰，书只剩下半册，封面依稀可见《……方录》两字。

我正想问问我的寡嫂最近怎么有了兴致跟我玩些神神鬼鬼，贵太妃神色匆匆地进来。

「陛下。」她今日的面色也很好，待我也十分亲切，「陛下，岑生醒了，念叨着想见陛下。」

她说完，好像才看到儿媳妇发钗散乱的丢人模样，呀了一声：

「婉儿这是又犯病了？她的药呢？你们这帮奴才是不是看她年纪轻轻守了寡，就不体己着了！」

她又是训人，又是拿药，亲自给王氏灌了下去。

我饶有兴致地看着。

贵太妃也姓王，王氏是她的亲侄女。当初她没能当上皇后，就想捧个姓王的皇后出来，没想到不论太后还是皇后，王家人一概没有捞到。先太子故去就这么几年，王家人为了活下来，已经在我面前演起了窝里斗。

——不知她现在可后悔当初非要选亲侄女进宫。

王氏哭着把药汁全吐了，拿手指着我咒骂，贵太妃端详着我的脸色，挤出一抹笑：「陛下，时辰不早了，岑生还在等着陛下呢。陛下久不来琉璃宫，我准备了些酒菜，不如……」

她已经很久没有对我如此和颜悦色了，我龙心大悦：「去母妃面前尽孝自然是应该的，走。」

我搀起贵太妃，说说笑笑地离开。

临行时，我突然想起件事，回头对王氏交代：「你没过过洞房花烛，也没有祭告宗庙，等你死后，是不能入帝陵与先太子合葬的。祖庙里没有你的位置。」

所以他从来也不是你的。

自然也谈不上什么抢不抢。

琉璃宫我是久不来了。从前太子哥哥还在的时候，我倒经常跟着他来这里蹭饭。彼时，我觉得贵太妃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的

母亲，她亲手熬的杏仁露很甜，对我这个唯一的帝姬也很怜惜。

梳妆打扮描眉都是贵太妃教我的，我母后恨不能让我上战场。

大约是血统的缘故，太子哥哥画眉也比我好。

不过这都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
贵太妃也疯了好多年，病情跟王氏一般无二，最近刚好。

我看着她殷勤招待岑生的模样，想来是因为岑生很像他的缘故。

他坐在贵太妃的左手边，我坐在贵太妃的右手边，这是怎样的一副天伦之乐的场面。

岑生挨了一剑，如今已经能起床了，只是看着更加消瘦。他脸色苍白地问我：「陛下可有捉到那个刺客？」

贵太妃身边的宫女给我上了杏仁露，我尝了一口，是小时候的味道：「朕会给你一个交代。」

「那他是谁？」岑生看向了安静吃饭的宋眺。

「哦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。」我拿起帕子，擦了擦唇角，「宋眺是我朝第二个连中三元的状元，现在是六品才人。刺客的事已经交给他处理了。」

宋眺冲岑生微微颌首。

岑生转过了脸，不久之后就告病离去了。

我用完膳进去找他。他在书桌前作画，我从背后搂住了他的腰。

「陛下……」

「不要说话。」我把脸贴在他的背上。

窗外阳光正好，喜鹊落在梅树上。

琉璃宫里有很多喜鹊，不知道它是不是我和太子哥哥喂过的那只。

我牵着岑生出来的时候，贵太妃正在和宋眺叙话，面前摆着两杯茶。

两人见到我，齐齐地站了起来，贵太妃含笑道：「岑生病好得差不多了，也该回镜阁伺候皇上了。」

「不，他就住在这里。」我嘴角上扬，「他住在这里正好，可以多陪陪母妃。」

贵太妃依旧在笑，但她的笑容没到眼睛里。她见我看她，眼神飘忽到一边。

「对了，岑生吃了这么大的苦，也该有赏，让我想想……几品的侍君可以着黑？」

贵太妃是宫里的老人了，但她依旧看着别处，没有回答我，还是宋眺提醒我：「回陛下，四品贵卿以上可着朝服。」

「那就贵卿。」

宋眺对岑生微微颌首：「恭喜贵卿。」

岑生很是高兴，不肯放开我的手：「那皇上什么时候过来？」

「我会经常过来。」我拍拍他的手。

我朝尚黑，以黑为尊，所有的朝服皆是黑色，连我也一身玄色衣裙。

我几乎没有见过太子哥哥穿别的颜色的衣服。

回宫的路上，我问宋眺：「贵太妃和你似乎很投缘。」

「贵太妃怕臣受了冷落，与臣聊了些家常。」

「哦，朕冷落你了吗？」我微微转了个身，看着琼脂玉骨的状态元郎。「那朕也跟你聊聊家常。」

宋眺并不为所动，依旧是清淡的神色：「贵太妃问臣籍贯何处，家里有几口人，可是帝都本地的，家里姐妹兄弟可曾有婚娶。」

「这样啊……那你可有姐妹兄弟，朕可以给他们指个亲事。」我今天当着贵太妃的面，封了岑生四品贵卿，再多几个指婚也不嫌多。

宋眺摇摇头：「多谢皇上！不必了，臣的姐妹兄弟，都是贫贱之人。」

我这个状元郎，真是能成大事的人，一点不像贫家子弟。

我在殿试上一眼相中他，也是必然。

我们回未央宫时，母后那边来了不少人。

朱红色的箱子，流水般地进，都是送给宋眺的。

「看来母后也觉得你是个难得的人才。」我挑高了嘴角。

「臣不敢。」宋眺低头。

作为谋杀谢琬的嫌疑人，他确实不敢。

我们很小心。当晚，宋眺在我宫中用膳，我也让他暂时宿在我这里。他是个聪明人，不用我提醒，母后送来的东西一样都没碰。

但即使如此，临睡前，宋眺还是倒下了。

我看着神志不清、七窍流血的宋眺，在一众太医身后焦急地踱来踱去：「朕要活的。」

他惨白的脸和太子哥哥重叠在一起。

我不想再在这个宫里失去任何一个人了。

太医们的诊断不容乐观，宋眺果然是中毒，很难拔除，他中途很短暂地醒过一阵。

「陛下。」他把我叫到跟前，从怀中掏出一枚玉佩。

他不论遇到什么事都淡淡的，置身事外的清冷和理智，此时却微弯着眼眸，有点笑模样。

「臣身无长物，只有这块玉佩还值钱些。」

「朕要你活着。」

「那是陛下的念想，」他伸手，把玉佩挂到了我的腰上，「这是臣的念想。」

他抬眼看进我眼里：「臣想陛下记得我。」

即使是我也有一丝动容：「朕自然记得你。殿试十余人，朕只记得你。」

「臣也是。」

他说完，嘴角涌出口血：「可惜臣生来贫贱，来得太晚，陛下心里已经有人了。」

他自嘲地摇摇头，闭上了眼睛。

太医们涌了过来，将他团团围住，我在原地默了一阵，抽出了佩剑。

在宫女侍卫们的惊叫声中，我冲进了蓬莱殿。

本朝以孝道治天下，我却把长剑对准了我的母后：「你这个歹毒的女人！朕从来没见过有谁比你更冷酷、更冷血！」

侍卫们冲了进来围住了我，我踹翻了两三个，披头散发，而我的母后像坐在灯影里的神像，阴沉肃穆。

我在原地踱来踱去，扬着我的剑：「从小到大朕事事按照你的心意来，做得到的朕做了，做不到的朕也做了，可是你还是对朕这不满意那不满意。今天谢琬就算是活过来，朕也不会嫁他，你明明知道此事，为何又拿宋眺开刀？宋眺做错了什么？！」

母后端坐在后位上，凝视了我腰间，并不言语。

我的愤怒熊熊燃烧：「哈哈，朕明白了。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，只是喜欢上了朕，母后便觉得刺眼，必得拆散天下有情人才觉得舒心、痛快！先是……朕的心上人，现在是宋眺。」

母后听到这里，抬起眼来，挤出了叫人看不穿的笑：「皇上这是怎么了？」

我将带血的玉佩丢在她脚下。

母后小心翼翼地捡起了那块玉佩，在手中把玩着：「是宋才人不好了吗？」

她从未对我如此小心谨慎，甚至呈现出弱态，我哼了一声，压下了满心怒火。

「这也不是什么大事。」她传唤身边的嬷嬷，「跟随皇上去未央宫看看。」那嬷嬷进宫有几十年了，我小时候就是她带的，我知道她素习医书，比普通的太医还要精于医道。

「宋眺今天刚查了谢琬的事就遇害，恐怕是谢家有人故意报复。若宋眺有什么不测，朕要提审谢琬家人。」我的理智已经回归了，冷冰冰地提点我的母后。如果她再让嬷嬷肆意妄为，我就拿她最看重的家族开刀。

母后沉默着。她今天沉默的太多了。

临走的时候，我听到背后传来一声叹息：「哀家虽然是个歹毒的女人，但哀家从不暗算所爱之人，皇上的心上人是怎么死的皇上自己心里最清楚不过，反倒责备哀家是这后宫里最冷血、最冷酷的人……哈哈。」

我在门槛上绊了一下，所幸嬷嬷扶住了我的胳膊。

有嬷嬷妙手回春，宋眺有惊无险。他睁开眼的时候，我封他为少卿。母后那边没有什么动静，就是嬷嬷提点我，让我拿宋眺的生辰八字去钦天监问问，钦天监觉得吉祥，这事也就顺理成章了。倒是岑生从那之后都不肯理睬我，回回给我脸色看，我觉得无趣，渐渐地也不再去他那里。

这样过了两个月，有一天我在御花园散步，不小心溜了一跤。我原本身体是很好的，不要说摔跤，从马背上摔下来也是家常便饭，但这次腹中疼痛难忍，人也有点要晕厥的样子。这时我感觉有人从背后将我打横抱了起来，他身上的气息很好闻，是太子哥哥常用的龙涎香……

皇宫里除了他和我，没有人敢用龙涎香！

我猛地惊醒，人已经在未央宫里，太医为我诊脉，见我醒来便跪地磕头道：「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，贺喜宋少卿——皇上有喜了。」

陪在我身边的宋眺一颤，随即垂下了眉眼。

「虽然受了点颠簸，但好在没有大碍。」太医给我熬了安胎药，嘱咐了我一些要事，我让他先下去，把嘴闭牢。这句话同时也是嘱咐宋眺的。

我缓过几天后，率先去了贵太妃的琉璃宫，径直去找岑生：「朕怀孕了，孩子是你的。」

岑生手里的茶杯摔裂在地。

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岑生过过夜，我也从来没有跟宋眺过过夜，那天晚上我去太后宫里为他讨个说法，母后说的那番话让我心神不宁，对宋眺也敬而远之。我虽贵为真龙天子，但欲望浅淡。

算算日子这个孩子只有可能是……

我的第一个孩子居然是个野种。

但他不能是个野种。

他得有个爹。

我看向岑生，岑生的目光在半空中与我碰撞，随即面无表情地动了动嘴角：「臣位卑人轻，做不了皇长子的父亲。」

我操起茶盏丢在他面前：「你好大的胆！」

「臣侍奉陛下时次次都要服药，陛下也从来不准臣留东西在里头……」岑生惨白着脸，却异常倔强，「臣总归是个玩物，担不了这样的重任。」

我气得腹痛，出来时命人把他迁入冷宫。

我以为他是个温柔识大体的，也给他这个机会让他抚育皇长子，但是他竟然不肯认。

贵太妃见我出来，连忙捧上一碗八珍汤：「陛下何事与岑生动了肝火？」

她见我绷着脸，眼神慈祥温柔。

我定了定神：「无事。」

「那陛下用个午膳再走。」她拉着我坐下。

她的厨艺很好。尽管我这几天孕吐严重，还是用了不少，我认出其中不少是保胎的药膳，我这几天用得多了，也就熟识了。只是不知道贵太妃怎么知道我有孕在身的事，这个皇宫里真是没有不透风的墙。

我们吃饭的时候宋眺过来了：「听说陛下下来了琉璃宫，臣放心不下。」说着坐下给我盛了碗酸汤。

有岑生在前，他越是不动声色，我越是觉得他温柔体贴。

贵太妃倒是有些不满地道：「你有什么好放心不下的，我还会吃了陛下不成。」她对宋眺好似不是很满意。

回去以后，我试探问宋眺：「你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吗？」

宋眺跪下：「启禀陛下，是我的。」

「很好。」

他这样听话，也不用我枉费功夫再去找个陌生男子充进宫里，以假乱真。

但是他说完之后随即抬头吻住了我，他还胆大妄为地扣住了我的后颈。

他的手指微冷，托在我后颈上，冲动而用力，不是我喜欢的感觉。

「你逾矩了。」我警告他。

「臣是逾矩了。」宋眺的手臂缠上来，抵着我的唇瓣一声轻笑，「但对于皇长子的生父来说，这逾矩吗？」

我看得懂他的目光，我也曾用这种爱慕的目光看过一个人。

所以我挣开来，冷冷地说道：「这是你的福分，你不该祈求更多。」

宋眺与我闹了一晚脾气，就又与往常一样。

我试探了他几次，他都表示守口如瓶，我便公开了此事。

贵太妃忙着贺喜，往我宫里送起安胎药。我让太医查验，没有问题。这位贵太妃的用意让我摸不透，我虽然喜欢跟她亲近，但是太子哥哥过世后她可恨我入骨，这段时间实在太过反常，仿佛我们之间没有出现过不愉快。

我母后这次也总算没有作妖，喜气洋洋地把我叫去，说可以把宋眺封得再高一点。

「冷宫里那位面首都封了贵卿，宋眺既让你有了长子，怎么说也该封个君位。」

君等同于妃。

我当场准了。宋眺不咸不淡地领了赏，母后赐了他文房四宝，当日留他在蓬莱宫用膳。

我与宋眺、太后坐在一起，不禁感慨太子哥哥都没有享有过这种待遇。他活着的时候，母后厌弃他，不准他来宫里请安。就算是后来知道我与他之间的事，也对他眼不见为净。

「太后很疼你。」后来我在御辇上提点宋眺。

「都是陛下的恩宠。」

「你知道就好。」我伸手，搭着他的掌心下了御辇。

钦天监博士候在阶下：「臣有要事禀告。」

上回在先太子妃那边缴获了半册书，我看是本方录，就交给了钦天监辨认。我屏退了左右：「说吧。」

「这册古书全名《岁时方录》，传说是东周王子乔所作。王子乔原本是周灵王的太子，但入了浮丘公门下修了仙。他一去三十年，归来容貌不老。后来东晋时也有人见过他，从他手里得到这本方录。」

我脑袋里一个晴天霹雳……太子……修仙……

「什么意思？太子……太子他是没死吗？」我飞快地眨了眨眼睛。

钦天监博士笑道：「修成仙体自然是不死不灭，《岁时方录》也记载了很多吸气导引的修仙之法。但这本方录之所以闻名天下，是因为哪怕不是仙人，也能运用其中的法阵召唤亡魂。」

「召唤亡魂！」我心念一动，「能让人死而复生？」

钦天监博士儒雅道：「老夫没有尝试过，老夫也不知。」

「怎么施展？」我抢过书，俱以损毁了，字迹也不甚清楚。

「陛下请赎罪，因为实在烧得只剩下半本，臣等日夜解读，也没有寻到一个完整的口诀。」

我吩咐宫女：「备轿。」

「陛下要去哪儿？」

「麟趾宫。」

我真没想到，我的寡嫂还能给我这么大一出惊喜！

我冲进麟趾宫里的时候，王氏已经睡下了，但我听见呕吐的声音，宫女端着盆在她的床边侍奉。

我哗啦一声撩起了帘帐，举着半本《岁时方录》：「你是不是用方术召唤过……召唤过一个人。」

这女人恶毒地笑起来：「你敢喊他的名字吗，啊？！你口口声声说不是你做的，那你敢喊他的名字吗，陛下？！」

陛下二字在她嘴里何其刺耳，我倒退了一步：「也就是说太子哥哥他真的来过……」

「他不止来过。」她把手放在了她的小腹上，恶毒地望向我，「他还给我留下个孩子。」

我脑袋里嗡的一声，简直当场要晕厥过去，宫女忙侍奉我坐在榻上。

没过一会儿所有人都来了，太后、宋眺，然后是几个太医。他们前脚刚进，贵太妃也来了。

王氏大笑起来，昭告天下：「我怀孕了，是先太子的孩子，正儿八经的皇位继承人，你们谁都不能动我！」

太后蹙着眉呵斥道：「你疯疯癫癫说些什么浑话？！先太子薨逝足足有三年了，你哪里来的什么孩子。」

说着就让太医给她把脉。

几个太医接着她诊完后：「启禀陛下、太后，先太子妃殿下没有喜脉。」

「哼，哀家看她真是疯得厉害。」太后叫宫人拿来药汤给她灌了下去，她挣扎间，肚子里藏的枕头也滑落了下来，掉在地上。

贵太妃念叨了句：「这孩子……」不忍卒睹。

但她好歹是王氏的亲姑姑，上前柔柔拍打了她几下：「陛下，婉儿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想接她去琉璃宫照顾，也好过她一个人呆在宫里继续说些大逆不道的疯话。」

太后俯视着她道：「怎么，你还怕哀家照顾不好她？即使哀家照顾不好你们王家的金枝玉叶，那么难道宋君也照顾不好了，要你这位贵太妃亲自操劳？那陛下纳这帮小辈做什么？」

我上次封了宋眺君位，他现在是后宫位份最高的侍君，名义上是他摄领后宫，虽然他管来管去也就岑生一个人罢了。

王氏这个女人我暂时不能让她死，她得捏在我手里，若给贵太妃接走了恐怕鞭长莫及，而给母后带走了，这个人直接就没了，唯有给宋眺才能让我好好盘问。

我看向宋眺：「母后说的你都听见了吧。」

宋眺恭顺道：「是。」

送走两位太字辈，我又让宋眺审了会儿王氏，王氏只幽幽地看着我，颠来倒去一句话：「我怀的是先太子的孩子，未来可是要做皇帝的。」

她的眼神如此讥诮又居高临下，让我一时间分不清究竟是真是假。

若她说的都是假话，她万万不会有《岁时方录》，还千方百计烧了。若她说的都是真话，她口口声声说她怀了先太子的孩子又是怎么回事，太医说她明明没有怀孕。

我思绪游离恍惚，借口头痛先行离开，然后进入寝宫里的暗室，端着烛台望着太子的小像。

「是你吗？是你回来过吗？一定是你……」我抹了把眼泪，眼神逐渐清明，「你恨我，所以你折磨我，她也知道，所以她上次说，说我害死了你，还抢走了你！对……正常人不会这么说，如果她最近没有见过你，应该把顺序反一反……」

我心里涌起巨大的喜悦，对着他柔和的眉目：「你一定、一定还活着！」

我点了几个亲信，连夜出宫去到帝陵，我很累但满天都是晨星，今夜我要亲自验棺我才能心安。

可是当他们最终破除帝陵、开启棺槨以后，我见到的只是一副……枯骨。

我跪下来捧起了那些白骨，很快就确定了那些确实属于先太子。

因为我的哥哥是在大婚之日从东宫的高台上跳下来的。

我风光霁月的皇兄，死后浑身骨头都是断的。

我哀嚎一声，晕厥在了他的枯骨边。他薨逝的时候我不敢哭，我仿佛要还他三年前的一场泪。

禁卫在我身边默立成一堵铁塔，在我哭累了以后，其中一人上前，把我抱回了马车里。

当晚我又梦见了那个鬼面人。

他终于掀开了他的面具，我难以置信地抚上他的脸，但又不敢碰——我刚见过他的遗骸。可是他抓住了我的手，贴在了他的脸侧，他的皮肤是温润的，带着寒夜的凉气。

他还是三年前的样子，年轻而生涩，那时他二十岁，刚刚弱冠的年纪。

他在弱冠那年，娶了他的表妹王氏。

「你还跟她有了孩子……」在梦里，我才说的出口我那些从未敢表露出来的嫉妒。

「她的孩子与我无关。」太子哥哥捧着我的手腕，一寸一寸往下亲吻，他的目光温和沉静，「你的孩子才是我的。」

我小小地呜咽了一声，他用嘴唇安抚着我。

最后，他抵着我的唇瓣低声道：「小心宋眺。」

我缓缓睁开眼睛，马车里盘旋着一股龙涎香。远处的更漏响了，天已发白，宋眺撩起了车帘。

「陛下去了哪里？」他看似平静，口气却比往常更焦急。

「出去逛逛。」我想站起来，但是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

宋眺进来给我裹好了大氅，把我抱回了寝宫：「陛下是有身孕的人了，不能再这样到处乱跑，知道吗？」

他把我放在龙床上，低头的时候蹭到了我的鼻尖。他的脸很冷，好像在外头吹了一夜冷风，但他的呼吸却炙热。他想顺势低头吻我，被我躲开了。

那天之后，我便赐了宋眺别处的宫殿，对外宣称要一个人养胎，实则我已经受不了别的男人。

但凡有一丝希望，我的皇兄还在，我都不想将就。

他来过三次。

说来可笑，他死之前我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温存。

不论我们有多互相倾慕，我们都没有跨过那条线，发乎情，止乎礼，因为我们是兄妹。

但那种悸动却因为隐秘而更加强烈。

那个时候东宫里的任何东西只要我想，他就愿意给。父皇不让我去太学读书，他据理力争给我办了学籍，枉顾我比他小两岁让我跟他上同一个班，只为了从此朝夕相见。谢琅给我递婚书，他在猎场把谢琅堵在马厩边打得半死不活。我跟着母后去太行山礼佛，他跑了一千多里路见我短短的一面。我毕竟是个女孩儿，父皇再宠我也比不过宠他，而我母后恨我。

我只在我皇兄手里尝到过什么是被宠上天。

世人都说我们兄妹俩关系很好，我们心照不宣，因为我们见不得光。

「给我生个孩子……」他吻住我。

我想我们都疯了，仿佛我们之间没有隔着生死。

我也遭了报应。

临产前，我问太医：「宫里有过生养的嬷嬷说，孩子在肚子里并不安分，经常会动弹，为什么朕的孩子从来不动？」

太医大汗淋漓地跪在我面前：「恐怕是皇长子体恤龙体的缘故。」

「必定是这样。」我信誓旦旦地说。

生产那天我痛了整整十个时辰，痛不欲生精疲力竭，可我不敢闭上眼，我必得亲自看一眼才敢睡。

可是我没有听见婴儿的哭声。

他们捧给我的只是一具死胎。

我大病了一场。

母后以过来人的口吻安慰道：「你和宋君都还年轻，还会再有的。」说得十分轻巧。

宋眺缠着绷带站在她身后，贵太妃坐在一旁痛哭流涕。

「你哭什么。」母后不咸不淡地问道。

贵太妃拭了拭眼泪：「最近宫里不太平，陛下生产那天还有人行刺宋君……」

「现在是什么时候，你跟陛下谈这个？」母后斜了她一眼。

贵太妃闭上了嘴：「那我去给陛下熬粥。」

母后容色冷峻，面露思量。

他们催促我把小公主体面安葬，我叫来了钦天监：「怎样的棺槨能让尸身不腐？」

钦天监再三劝阻，我告诉他：「朕只是心疼朕的孩子。」

他们打造了一具冰棺，把小公主葬在寝宫底下的冰窖里，秘不发丧。

我说了一半的实话。

另一半是：既然她的父亲是一个亡者，那她哪天醒转也有可能。

没过几日，我在未央宫地底看我的孩子，突然听见背后传来一声怒喝：「你疯了？！」

我回过头，是宋眺。

他握住我的手腕把我拽出来：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公主的尸身！」

他又看到密室里的皇兄小像，看我的眼神莫名怜悯：「人死不能复生。我不知道陛下为何觉得这是一桩奇遇，但是陛下只是遭歹人奸淫生下了一个孽种，仅此而已。」

啪的一声，我扇在他脸上：「滚出去。」

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恭顺地低头，反倒是一粒一粒解开了他的衣领：「陛下对一个刺客念念不忘，我这个正儿八经的侍君却至今没能近得了陛下的身，以至于现如今陛下伤心过度，神志不清，臣有罪。」

他一把搂住我的腰，将我带进他的怀里：「……臣会再给你一个孩子。」

他吻过来的时候，我抄起了桌子上的蜡烛。

「朕已经给了你高高在上的名位，给了你数不清的财富，给了你声名在外的荣宠，甚至让你做皇长女名义上的父亲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。」

蜡烛离他的眼睛只有一寸之遥，他的目光灼如星火。

「臣还有什么不满足？哈哈，难不成陛下觉得给臣点虚的荣宠就够了吗？」他讽笑了一声，走进密室，当着我的面，把皇兄的挂像撕得四分五裂。

「我不要那些虚的，我要你。」他将暴怒的我拘在怀里，从背后贴了上来。我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酒味。

我把他贬进了冷宫。

宋眺从来没有这么失态过，我觉得那晚的他莫名可怕。

把宋眺关进冷宫里，我倒想起了我生产那日他的异样。贵太妃说他遭了刺客，我提审了当时的禁卫军。

「宋君当时被鬼面人所刺，我们赶过去的时候他因为流血过多而晕厥，当时他身边还有一个孩子。」

「孩子？」我搁下了茶盏，「什么孩子？现在在哪里？」

「宋君没说。」

我又问了宋眺宫里的人，在我生产前后宋眺的确带回来一个孩子，但那孩子没几天就死了：「因为是早产儿，先天不足，太医说只有八个月大。」

我起先以为宋眺是不是换了我的孩儿，导致我看到的是个死胎，但想想时间对不上，我是怀胎十月，万万不可能生下只有八个月大的早产儿。况且我防着这种事，生完没有睡，强撑着看了一眼，我的小公主确实是一出生就断了气。

可是此事依旧迷雾重重：宋眺哪里来的孩子？这可是后宫。皇兄的鬼魂又为什么要袭击他？他说得小心宋眺又是怎么回事？

我让亲信继续查，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麟趾宫传来噩耗，先太子妃投湖自尽了！

我赶过去的时候她已经被打捞了上来，放在岸边，穿着结婚时的大红吉服，浑身上下湿漉漉淌着水。

「这可真是晦气。」我母后拿手帕捂着鼻子。

贵太妃没有说话，我没有从她脸上看出悲伤，反倒看出了某种释然。

「她怎么突然想不开了？」我问哭哭啼啼的麟趾宫侍女。

侍女畏惧地看了一眼太后，然后低头与我道：「皇上有喜之后，先太子妃一直心有不忿……」

我跟母后商议葬礼：「先太子妃算不上天家人、不能进帝陵，就用郡主之礼厚葬她，埋在北邙山脚下。」

「如此甚好。」母后转头对贵太妃说，「王氏是你的侄女，你就去北邙山的行宫给她念佛，消了暑再回来。」

贵太妃点了点头：「多谢太后恩典。」

先太子妃带着重重谜团下葬了，我本来就忙，加上这场特殊的葬礼更是焦头烂额，母后帮衬着我，同时提点我：「后宫不能一日无主，哀家也老了，只想诚心礼佛，不想管这些琐事。你既然喜欢宋君，老是让他呆在冷宫里也不是个办法，今日他若在，皇上和哀家也不会落得如此境地。」

「反正忙完了，让他再在里面待几天反省反省。」我留着杏仁露，毫不在意地道。

我查到宋眺每日给母后请安。

作为后宫之首虽然挑不出什么错，但料想母后是个严厉的人，有时候连我都不见，宋眺这个疑似杀了她宝贝谢琅的人这么讨她喜欢，就显得匪夷所思。

再加上那个诡异的孩子，我怀疑他们背着我搞阴谋。

忙完先太子妃的葬礼就是郊祭。

这是一年中的大事，我要带领文武百官、宗亲贵族祭祀天帝祖宗，之后就是春猎大典。

为了证明我与男子一般无二，我要亲自狩猎野兽，送到宗庙作为祭品。

贵太妃就在北邙山下的行宫里礼佛，这次也来了，但是坐得很远。

我出发前，有个小太监伺候我上马，往我袖子里塞了个锦囊。我奇怪地看向他，他低着头看不清楚面貌。

我们虽然做得隐秘，但是那位擅长医术的嬷嬷还是察觉到了异样，回到太后身边耳语了几句。母后看我的眼神很冷。

吉时已到，钦天监催促我上马。我假借着追逐猎物的由头纵马行在最前头，将我的表哥们统统甩在马后，随即打开了那个锦囊。

锦囊里面只有一句话，看起来写得很匆忙：「宋眺是太子，去山脚！」

我的心猛地跳动了起来，但很快就觉察到不对。

我不理解。

首先我皇兄分明是过世了，我亲眼看他从高台上跳下来摔成一滩肉泥，又亲眼见证了他的尸骨。我相信亡灵会归来，但不相信他与活人一般无二。

其次，我与宋眺曾朝夕相对，也曾期待从宋眺身上找到皇兄的影子。可宋眺的外貌与我皇兄长得大相径庭，只有一管高挺的鼻梁相似。我听说高丽有易容之术可以让人面目全非，但也不至于什么疤痕也没有留下。

而且皇兄的亡魂曾告诫过我「小心宋眺」。如果宋眺就是我皇兄，他为什么要自己防着自己？

所以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？谁塞给我的？用意是什么？山脚下有什么？

我正为这个锦囊迷惑不解，四周突然响起冷箭，周围的禁军一个接一个地从马背上摔了下来。我勒马抽剑，对着草丛里献身的人，是宋眺。

我挑了挑眉：「你究竟是谁？」

「你不是都知道了吗？」宋眺的目光从我手中的锦囊挪到我脸上，「我才是太子，而你，只是一只狸猫。」

「当年贵太妃先太后一步产下了皇子，但当时太后已经有孕在身。先帝再宠爱贵太妃也不得不思量太后产下嫡子的可能性，所以东宫之主悬而未决。」

「……直到太后产下了你。」

「你是一个女孩儿，贵太妃的皇子这才被立为太子。」

风吹草低，宋眺的言语低沉平静，我脑海里拨云见雾，终于穿成一条线：

贫贱的宋眺所拥有的名贵玉佩；

宋眺一见贵太妃当晚就毒发而我误以为是母后所为；

母后在与我对峙时谨慎的沉默；

母后对宋眺前后态度的转变……

——当年贵太妃为了皇兄能入主东宫，将刚出生的宋眺与我掉包了！

「先太子妃的孩子是你的。」我立刻想明白了，「你和母后相认以后，也想趁着朕有孕在身，再玩一出偷梁换柱。」

我已称帝三年，太后和宋眺这时候即使知道当年真相，也无法宣布我这个皇帝是假的，这难以服众。

所以他们退而求其次：宋眺做不得皇帝，但他可以做太上皇。

如果他们的计谋成功了，我的孩子成功被掉包成他的，那么他们再做掉我，宋眺既可以临朝称制，又保证了皇家的血脉。

「你们算的倒是清楚。」我不由得给他鼓起掌来，「只可惜我的孩子生下来就是个死胎，而你们哄骗先太子妃剖腹取子也活不长。」

「的确很麻烦，还要拿冰镇着她的尸体，伪装出投河自尽的假象。」宋眺不愧是母后的亲生儿子，他们的胆略和冷酷不是常人所能及，「不过此事也不是没有回旋的余地，毕竟尊贵的小公主被你深埋在冰窖里秘不发丧，谁都不知道圣上你产了个死胎。你现在驾崩，我立刻就能抱个孩子临朝称制，所以现在危险的是你而不是我。」

宋眺对着我张开了弓箭：「所以希望你能好好配合我。母后想要做掉你，但我觉得养只猫儿也不错！」

他的指尖在弓臂上碰了碰，动作莫名轻佻，细长的凤眼撩起：「皇位可以给你，但你得跟我，怎样？」

我骑在马背上，举头四望，这里是猎场深处，禁军被早已埋伏在此地的谢家亲兵射杀殆尽，我孤身一人。

我对宋眺讲起了旧事：「朕十六岁跟随先帝参加郊祭田猎，朕的皇兄和他的侍卫在猎场中消失了一整天，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狩猎到，但一身是血。事后先帝问他去往何处，他笑而不语，也始终没有告诉我他到底在猎场中经历了什么。」

宋眺皱起了眉头，不明白我为何要在此时跟他讨论先太子的故事。

「宋眺，你刚进宫时，朕命你彻查鬼面人，他在朕生产之日还刺了你一剑，你查明白他是谁了吗？先太子妃在你身下承欢之时，没有告诉你吗？」我和声细雨地提点他。

我勒马退了一步，草丛深处显现出一道红光。

刺目的红光里，几十个衣着华贵的少年骑士凭空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他们呼吸相闻，马匹喘息出热气，为首的人一身黑衣头戴金冠，尊贵无匹。

「你好啊，皇弟。」我十七岁的太子哥哥把玩着鬼面具，与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打了个招呼。

太子哥哥的出现让宋眺大吃一惊，他趁对面分心冲上前去，两拨人杀作一团。

宋眺带的都是谢家的好手，太子哥哥带的是当年太学里十七八岁的少年，两边乱战作一团，他冲我喊：「回东宫！」

我第一次神志清醒地遇见了死而复生的他，眼不敢眨，腿也不敢走。按道理他已经死了，可是如果他在这里被宋眺斩落下马会如何？死得更透吗？

我看到有个熟识的少年被砍了一刀，皇兄喊他后退，他冲进那道红光里消失不见，而宋眺的人想跟上去却不能够！

「快去！」太子哥哥一边与宋眺短兵相接一边吼我道。

我确定他有地方可以退，满怀心事地拨马便回。但是我远远望见大营已经被母后的人控制，放弃了喊人捉拿宋眺的计划，直接骑马回宫。

自从太子哥哥故去后，东宫就荒废了，此时贵太妃身边的人候在门外走来走去，见到我忙迎上来：「太子说，解局的办法他留给您了，只有您知道。」

我解开了披风，让他把门守好，径自进了书房密室。密室里别无旁物，只有我的一副小像，底下放着我的化妆奁，这是他成亲之时我送给他的。当年我在化妆奁里放了一张纸条，我拉开第二个抽屉，里面果然有一张羊皮纸。

上头是我太子哥哥清隽的字迹：

「皇后与宋眺布局已久，母妃势单力孤，难以支撑，我也不能久待。」

「他们很快就会从猎场杀回来逼宫。」

我已经听见了外头的马蹄声。

「唯一可以改变局势的，就是让一切不曾发生。」

底下是一个符阵，我看着眼熟，应该是《岁时方录》中记载的某一页，我得到的是被先太子妃烧毁的半部，现在法阵原原本本呈现在我面前，只是注明了需要添加施法之人想要去往的时间。

我咬破手指，用指尖的血在地上依葫芦画瓢，最后填了三年前的三月初八，那是皇兄自尽的那一天。

宫外燃起了大火，花窗上有擐甲执兵的御前侍卫跑过，被冲进来的禁军所杀，我听见了贵太妃的人临死前的惨叫。

在宋眺推门而入的千钧一发之际，法阵散发出赤红的光亮把我吞没。

我在他愕然的眼神中，感觉自己仿佛已经不存在。

一阵流光溢彩后，我听见了耳旁的钟磬声。烈火，禁军，鲜血全都消失了，我跑到窗边，看到太子哥哥领着王氏走上台阶，王氏娇羞幸福，他则一脸木然。

整个东宫都是红色的，连同他们身上红得耀眼的吉服。

我回头看着地上红光荡漾的法阵，再看看东宫书架上完整的《岁时方录》，终于明白我早已过世的皇兄怎么能三番四次凭

空出现在后宫里，还与我诞下一女。

《岁时方录》记载的并不是召唤死者的术法，它是穿梭时间的术法！

我皇兄生前来过三年后！

我头皮发麻，怪不得我总觉得与我同床之人尚显青涩年幼。

羊皮卷上说没法在这个时空中停留太久，最多只有两个时辰，我要扭转未来，就要改变过去。

我重新回到书房密室，化妆奁的第二层抽屉被打开，里面的字条已经没有了。

我脸色一白。

当年母后率先知晓我和皇兄之间的情愫，但她没有打我，也没有骂我，反而给我定了几身时新的宫装，将我打扮了起来。

她还一反常态地大宴宾客，与贵太妃姐妹相称。只有我知道，在那些酒酣半热的灯影里，我和皇兄耳鬓厮磨，低声絮语，希望这些长夜永远不要过去。

可是这件事终究还是被贵太妃知道了。贵太妃大发雷霆，随后不动声色地向父皇呈明，皇兄今年已经弱冠，要纳王氏为太子妃进宫。

父皇准了，贵太妃的要求合情合理。

大婚前我哭得肝肠寸断，母后只冷眼看我：「所以生个女儿有什么用。我盼着你勾引他杀了他，哪知道你只是个蠢物！」

「男人有什么可喜欢的？！你再是爱他，他今日依旧娇妻美妾，明日还会后宫三千。」

「而你父皇还要把你嫁到塞外去和亲。」

她抓着我的脸，让我看王氏如何凤冠霞帔春风得意：「情爱是最不值钱的东西。你什么都不会有。」

我看着他们一色的吉服，突然明白了。

我母后原来一直都是对的。

我在化妆奁里塞了一张绝笔信，送到了东宫，然后换上了一身白衣。

我告诉我的太子哥哥，他今日洞房花烛风光无限，而我要在东宫墙头摔个尸骨无存。祝他日后坐拥天下儿孙万千，我这个皇妹注定看不到了。

他看了信，撇下新婚妻子来寻我。

看到一袭白衣落在城下，他发疯般跟着跳了。

那席白衣是我丢下去的。

我到那时才知道皇兄有多爱我。

可已经来不及了。

……因为，我要当皇帝了。

吉时的夜鼓打断了我的回忆，我看到一袭白衣幽灵般闪过，提起了龙袍向外跑去。天阔月明晰，煌煌烛火里，我的太子哥哥立在高台之上，他的背影和我记忆中重叠，芝兰玉树，仿佛在等什么人。

我不顾躲在阴影里的自己，哭着扑了上去，抱住了他的腰。

——「哥哥。」

这一次，我不要皇位了。

【尾声】

我在三年前救下皇兄，没有逗留太久，很快就回到了东宫书房，通过法阵回到现在。

夜凉如水，月光在书房里投下阴影，这个春夜如此幽深，没有烈火、刀枪、鲜血和逼宫。我仅仅回去了两个时辰，结局就大相径庭。

果然如果皇兄登基，就没有母后和宋眺逼宫一事。

嬷嬷看到书房灯还亮着，疑惑地进来，见到我在，扑通一声跪下：「参见陛下。」

陛下？

我依旧是陛下？

我看向她怀里明黄色的襁褓：「这是……」

「启禀皇上，皇太女吃过奶已经睡下了。」她小心翼翼地把孩子递到我怀里。

粉雕玉琢，纯色红润，胳膊像莲藕似的。

我惊喜地抱着她：「她……她是朕的孩子？」

嬷嬷奇怪地看了我一眼：「当然。」

「朕不是……生了个死胎？」

嬷嬷大胆地碰了碰我的额头：「皇上莫不是烧着了？皇太女出生时的确脐带绕颈，好在太后特意将老奴从五台山派过来，没让陛下有什么闪失。」她言语中对自己的医术颇为自得，正是母后身边的那位医道高人。

我抱着孩子连连点头，如果我的孩子活着，也该这么大了。

只是这个孩子又是我跟谁生的呢？

嬷嬷看我抱着孩子不撒手：「陛下今日宿东宫？不回皇后那里吗？」

「皇后？」我竟然还封了皇后？！

眼看她的表情越来越奇怪，我连声答道：「哦哦……朕自然是要回他那里去的。你们照顾好太女。」

嬷嬷欲言又止，眼神复杂，但最后依旧什么都没说。

出了东宫，我命御辇去往凤藻宫。凤藻宫是皇后住处，之前我并没有立后，与东宫一样荒弃着，此时也与东宫一样灯火通明。

有宫人点灯候我：「皇后殿下等陛下很久了！」

我跳下车，撩起龙袍匆匆进门，有人一身黑衣，在庭院里就着灯看书。

听见我的脚步声，他回过头来。

金尊玉贵，龙章凤姿。

「哥哥！」我跑过去，亲吻他的额头、他的眼睛，他的嘴唇，我第一次见到他成年了的样子。

「哥哥……」我把脸贴在他的手心里，落下了眼泪。

他大概猜到我经历了什么，屏退了左右，告诉我那日我走后，他还是跳了楼。

「不过这次是诈死，演给别人看的。」他嘴角噙着一丝狡黠的笑意。

之后事情的发展与前次一样：太子薨逝，我继帝位，只是皇兄一直被我金屋藏娇。两年后此事败露，我立他为后，贵太妃与母后皆无语至极，不忍卒睹，一个去了五台山，一个去了终南山，统统念起了佛。宋眺依旧是钦点状元，我把先太子妃嫁给了他，也算全了他们一桩姻缘。

「只是我有一事不明白。」我拿出了那卷《岁时方录》，「先太子妃保有这卷书册，从过去召唤来了哥哥，我年幼时也记得哥哥时常失踪，可见哥哥很久以前就到过未来。那其实哥哥一直都知道，未来的我会踩着你的骨血登基，在大婚之日收到那封绝情书时，就该明白是我骗你的。既然如此，哥哥第一次为什么还要跟着跳呢？」

「绾绾并没有骗我，只是在等一个告白。」太子哥哥亲昵地蹭上了我的鼻尖，「而我也在等一个告白。」

——等一个来自未来的告白。